沈氏日旦

沈氏日旦

吳越逸民沈長卿幼宰甫著

崇禎三年夏

李沆喜讀論語自言吾爲宰相如節用愛人使民以時尚未能行趙普自云以半部論語佐太宗致太平亦不過如鄙夫苟患失之無所不至而已讀書等耳各因人品邪正爲得力處夫君子而讀書以益其賢小人而讀書以深其詐猶

病者无氣虛乃服參附元氣實則服參附祇速之死焉普之言曰太祖已悞陛下豈容再悞此說良是不然吳公子光弑僚之禍連袂起矣但所以處廷美德昭者錯耳倘廷美德昭無恙則普之識量又不在區區然諾間論也顧命重臣不能保全人主骨肉普與鄙夫哉從自己富貴起見不從宋社稷起見可爲讀論語者一慨

人有華不如夷者耶律楚材遼之宗室遼亡于

金而借元以滅金與張良不異趙孟頫宋宗室也恐爲元學士哉忘祖臣虜忠孝兩乖殆孫秀之徒歟

正統土木之變在己巳至崇禎己巳則百二十年矣虜破永平密雲寶邸等郡邑削髮投降者皆已發未發八股時文人也先是天啓末年媚璫登逆案者亦係此輩廉恥掃地節義蕩然非復 先朝徵聘之典安能挽頹風振士氣耶

宋孝宗之事高宗也歲朝太上皇于德壽宮靡節不從太上皇于聚景園七十八十遞加尊號服三年喪不變此亦問視之常禮哀戚之恒也耳胡權以孝謚耶秀王爲孝宗本生父在御二十七年不一加尊號張夫人爲孝宗本生母薨僅成服後兆何其薄也光宗之事孝宗也併常禮恒情不存矣自紹興三年間六朝重華宮而後壽皇疾不問矣大漸不赴矣成服不哭矣羅

黜引裾諫而留正肩輿遁矣古今稱不孝者莫如宋光自非喪心病狂、即有間隔之者、夫亦孝宗粉飾彌文乏眞誠以動厥子耶宋臣崇理學者多若他代則又以格非二字詈其臣矣

論建都者軒秦而輕洛其說昉自婁敬斷自張良逮漢都關中二百年而王莽篡說者遂歸咎設險之未臧竟不知王莽內賊非外寇也心腹之患無地不可竊發何必關中附會者又引周

公營洛如有先見而東周東漢皆享祚長久則洛何必遜秦竟不知周公營洛本意爲朝會諸侯計非定鼎建都于此也洛陽天下中央道路之往來均月日之遲速均勞逸相等耗費相當後世子孫窮蹷無歸遂疑祖宗爲三穴兎預計未來而實非也犬戎倉卒蹶張原無成謀若有元昊兀朮其人者江可越海可追何有于彈丸汴與洛也幸而不來苟延五百載殘喘遂眞以

此論可行內郡邑而外封建[illegible]

爲可都左矣總只存乎其人耳魏無忌以大梁兵擊秦秦兵不敢出函谷關者四十年然長平坑卒四十萬衆卽秦人也秦與洛地列孰勝以一晉分韓魏趙三國強弱之勢不敵此蠶食之根也都洛則仍合韓魏趙爲一晉安見其不可敵秦也予嘗謂封建之制不可行于中土極宜行于九邊此當今制戎上策能行此卽成周八百之曆何多讓焉

內流官而外土官行此意

地方告人命者九假一眞吾爲有司將原被告脅下獄遵反坐之律刁民無利有害以故蒞邑兩載不曾問成一重辟攝篆九月止一眞正惡人名施呆妹其年十八放火燒伯父房屋隣人覺喊因懷嗔恨誘其隣兒至牛田觀戲時纔六歲將兒縛木櫈上釘其手足投之井中係甲糸人舁至官呆妹挺然自認云非我獨爲袖出仝同一紙扳扯舊慽二人合謀詐有花押字樣報

之皆良民也予與葉閣下相商此事極異闔邑所醜不如邑中自治其罪勿申詳上司各衙門爲便政府然其說予因斃之杖下不立爰書蓋情眞罪當不欲拖累無辜予之本懷而葉老前未可以直告也

王公在晉常熟人初爲武林碓關使者萬曆中年議關稅事與中涓相持賴其力地方獲安旋爲巡道駐劄省城亦安靜正色然非折衝料也

爲經界兩年如酒客催花擊鼓幸而鼓聲不絕將花遞與他客免飲竟不知爲本兵時何故一敗塗地也彼去遼歸家鄆路無擾予所目擊者心竊賢之用違其才深可太息凡以官起見以窠窖守官而不以見識骨力用事者承平時得大位尾全多難時身名俱喪吾舉此爲不君子不小人之徒加此一鞭勸其自揣

唐中宗初受制于母既受制于妻千古奴之皆

事後論也假令未横潰時效始皇乎遷太后于雍效光武乎廢郭后則儒生又有許多評品矣始皇暴主然此事不可謂其非光武賢辟然此舉未有言其是者祇因后陰麗華故即予亦諒其心而訾其跡也

語曰凡舉事毋爲後人所戒又曰凡舉事毋爲仇人所快予廣之曰凡舉事毋爲知我者所惜凡舉事毋令謗我者引爲口實凡舉事毋爲同

我者、所抱慚、凡舉事、毋為異我者、所得計、蹈此者、謂之不祥、不祥之禍、舉事者、當之、

世之先清後濁者非改節也其初忍其既逞也為有司不要錢為郎署不要錢為藩臬大吏不要錢直至開府卿貳苞苴濫行簠簋穢壞蓋發願之始原、如此耳、豈有早晚兩截人哉、故為舉最難然敗露不于其末即于其初自恃其廉而事上傲、馭下刻者、偽清也、自韜其廉、而卑以牧

身恕以接物者眞清也僞清有到底不敢露者或未躋開府而病故或因他事挂累而中道貶制眞清有蓋棺始知者。生前無皎皎之譽。鬼神默鑒。朝野、不聞。居官者地方遇眞清之鄉宦如明月在溪。遇僞清之鄉宦如毒龍在海。遭逢有幸不幸皆命也、

訓蒙之書如小兒開口乳千字文百家姓殊不相宜謹遵 聖諭六。條。各釋一章以便句。讀。亦

憲章意也

孝順父母

父母之恩等于覆載自幼提携惟恐滋殆業望其成過期于改教養惓惓情深如海昔有老萊班衣舞綵于欲養兮親不我待及時承懽無貽後悔永訣終天事亡如在移孝作忠爲子孫楷

百行之原萬善之宰

尊敬長上

長幼之倫惟天所定一體而分原非異姓凌兢
不恭謂之銜命愧彼鶺鴒飛鳴求應或聽婦言
乖其天性或因爭財相訟角勝或志趣殊背攙
目瞪古有象分欲害虞聖千載惡聲引以自鏡
同氣戈矛比于梟獍

和睦鄉里

鄉里之情難施儕觸盜賊救援疾病匍匐于中
締交等于骨肉于中容嫉勝于宗族窺我最與

知我最熟此而相尤道路以目漢萬石君家風誠篤貴而能謙靡有邊幅何况士民可施輕薄保甲法典闔闢井收

又訓子孫

子孫不賢辱及祖父庭訓攸光象賢接武及早圭成免于外侮性由習移全憑鼓舞惟有詩書可破愚魯教兒嬰孩姑息斤斧繼體承祧關係門戶孟母三遷芳名千古生平多愆式穀可補

氓庶之家倏焉公輔
各安生理
汝願雖奢各有職分士安于費農安于糞工安
于營商安于客易位而居猶如亂陣萬物之靈
不乏英俊極意圖謀制于命運躍冶之金造化
黙愠觸藩之羝率爾躁進人如天何杳不可問
巧拙同歸彼蒼甚近
毋作非爲

人性本艮云胡作惡祇爲貧窮急于求索逞兇不休必至刼掠陷身囹圄如魚困涸三尺罔寬五刑何樂一切歪邪孽皆自作富貴天尸分定不錯報應乘除如花開落狎昵匪人善根日削知止見幾繕身艮藥

語云禍起于取不起于與此其常也予所遭則反是毛裏之戚有極貪者予損橐以銷其望而饞腹無厭忮求不止蓋世間惡人剝死屍衣又

又罵君爽不休

啗其肉者其本性也非可恩結而術籠也

語云婢子造言而婦人悅之婦人附會而丈夫信之此二句切中人家至隱予復廣之曰丈夫說讒而婦人信之甚矣齊人多而齊人之妻妾少也

安身之法先要安心人心惟危原不易安也安心別無他法亦止擒住命字作定風珠

奸人設機穽以陷我我覺而不墮其術中即招

彼深恨見微之士燭于幾先避于無形如水炭之不相及豈能受累害哉若眼中無珠事不諜始俟毒發旣加而徐應之墮計與否皆凶矣

近時人習氣比四十年前稍覺靈活予爲童子時先大夫設席燕數山人有一汪臨川甬東人也大言曰視枝山何曾會寫一字須得潛心十年纔能到我地位。有一李舍西廣陵人也大言曰王元美詩文比初時更不通了。先人盛德。不

發其隱。予頗有雌黄。蓋此等口角。乃市井惡少年。驚嚇老實士夫者。近時耳中並不聞有此陳議。其靈活可知。

貧賤人杜門不出應酬即是富貴何者應酬中許多耻辱而我不往領受銅臭豈能以資財傲我進賢冠豈能以權勢壓我况素貧賤者。天原與以清閒之福。顧棄之而徴逐奔忙。是逆天也。

訴其意不過有求耳然損惠未可必乞哀却是

貞吾爲安貧賤者計晚食當肉緩步當車妙藥也況富貴人有許多不受用處其所享之福定不及貧賤人也吾試舉富人苦言之夜防盜一苦也家人外人有病故者憂其以人命興訟而詐財二苦也畏官吏延禍且不測三苦也年荒租債難收而勸濟之條屢下催逋之役頻來四苦也僭妄戴巾見者揶揄帽又不甘五苦也幸有異途前程聊可遮飾不然即一清廉風力典

史笞其臀而枷其項敢誰何哉六苦也親友賜顧即虞彼有他求躊躇答語不赴其酌輙生責備七苦也飲遇文人才士覤之若猪微言隱詈覿面不省八苦也試舉貴人苦言之同僚相忌上下司相傾一苦也大寒大暑不輟投謁二苦也僅守常俸則妻子凍餒稍稍越軼浮議起矣三苦也太平無事尚不得養尊處優一旦多故則上方恃我而我可恃上乎四苦也敢于

如嘗陞年情
一三年九次不
今借其勢
者且勢亦有
限第任亦
裁自有命
吮之不已行
也切重意

任事而貧賢聲無柰衆口嫉妬不保其終五苦
也昧心欺天輪廻時有畜生之報慘受刀鼎六
苦也所中所薦失之匪人則門生萬惡千愚擧
主與有力焉無心者罪輕有欲者罪重七苦也
發一科第則宗戚親友臧獲所狐假之惡皆我
當之親友之親友臧獲之臧獲所倚勢貪緣之
惡又不可勝數而生前無由聞知命終冥府質
對八苦也凡此富貴人十六苦趣貧賤人寧有

幾乎

管寧鋤地遇金揮鋤與瓦礫不異華歆捉而擲之人以是分二子優劣予曰皆非也路旁遺金取之恐害他人還之乃義也土中遺金不知何年物何許人所失取之頗不傷廉即不自潤而以施德市惠不亦可乎歆之捉者其常擲者其矯也矯則險險則毒直至殺伏后而後快若寧者即不矯亦屬迂濶或所見似金原非真金寧

眼疾而歆眼鈍乎晋以待後之評史者
世間假封君假公子假年伯假年侄最多予所
親見有假敝座師吳御史令弟者在臨清見米
郎中有假沈宏所御史隱跡西湖不見一當道
而漁獵程儀者予所親聞有假三舍弟姓名往
北直隸見前乙丑科林下傳年伯在彼家住旬
月索幾封青目書干謁他處州縣者此世兄米
化卿對予言者有假葛尚寶令壻克作黃太守

近亦有假沈周士亦有假青園僕爲畢

公子于南京見刑部熊尙書者此熊公對其眞壻黃君胄言而君胄語我者、杭州光棍極多、極喜謗人、予寡交而著述不少可借爲因海內冠紳毋爲所騙倘身後有愛吾書者即有假充吾子者不可不察萬曆巳亥先君初去世予昆弟因家訟往見紹興孫司李、孫大驚曰汝在我陝西以詩畫作山人久矣、予曰未也、孫曰姓名既同、籍貫又合、何云未耶、予曰陳勝假其名、孫付

之一笑

司空圖詩忍事敵災星杜少陵詩忍過事堪喜此皆古人自已得力處也然忍有節候所遇横逆之人氣盈志滿則彼之傾危在轉盻間聖人所謂動乎四體所謂亢龍有悔也忍有流品居上位而能忍包荒之量仁也居下位而能忍明夷之度智也忍之一字大率出于勉強故曰隱忍曰堅忍曰含忍豪傑所以自制在此中材所

以不自振亦在此神聖門不然不脫晁而行見幾最早安所用忍哉凡用忍者非豪傑卽中材也下神聖一等爲范少伯使勾踐早聽其言何至養馬嘗糞忍辱如此使文種早從其計何至屬鏤受禍雖欲忍而不可得哉古人有論事確而機緣乖違出所料外者假令勾踐忽先朝露未及誅種而薨後世儒者未免以悻悻億逆翹主過等語加少伯矣

後人把忍字看差了看小了以無氣節無血性當之進賢冠下忍只爲一官學究先生忍只爲一館財虜忍只爲幾貫錢僧道忍只爲作法事如此則孔孟之去魯去齊都爲不善宦務生先申公行洵拙于固館矣有是哉今世所謂耐煩即今世所云忍也忍者十人而十不忍者百之一也

科場末議謹備當事者採擇不慧寓燕十年寓

白下十年每當大比之期神棍合謀局陷良家子弟以關節封銀數千兩寫立合同敗壞試官名節而駈騙其財予鄉親友被害者儘多其局大約相似放榜後不中此棍挺身相見呶呶要挾反噴有煩言若到法司我與你各責各枷各問罪此銀我等倩豪有力者居間應作花費贓免追入官只是汝任子恩官做不成了況汝親戚皆宦族又做人不成了被騙者聞言只得隱

恐此弊兩京爲甚科科如是竟不發覺舊時此處有五毒慣布此局今已死其半目前羣棍憚儀郎沈因仲先生威名乍戢然終係伏戎也愚意有術于此。本人能自首自發覺者不坐罪。不壞前程。仍以其銀若干給主。若干給賞探事報人。仍刊附律令須行。仍刻石部門示衆。如此庶無漏網矣乎。

併王胂聖稟旺氣以生其臣與徒竊餘氣以附

故堯舜禹湯文武各有帝臣王佐槩槩蔚起孔子大聖七十二賢若繁星之拱二曜惟孟氏孑然無徒何也天地間雜氣每足以分痳正氣戰國時有楊墨復有楊墨之徒有儀衍復有儀衍之徒異端說士心雖不粹而智詐才力皆足以奪造物之巧盜造化之精故孑輿寥寥獨也僅一樂正子猶人耳又從子敖遊矣

孩提五六齡時見鷄犬不懼也見鷄犬之小者

則跳躍撫摩見刀劍不樂也見刀劍之小者則把玩不釋手取其小而類已也見筆楚傖漢則恬不介意或反悅見筆楚童子未有不色變股栗者以有我起見也借懲緇以擢羽有是哉兎死狐悲原屬人情非獸念也

漢宜刻深丙吉魏相心與之左又不敢明糾其失托言于和陰陽以緩其勢頗得相體且抱相識也趙廣漢等趨時之賤吏丙魏救時之良輔

趙蓋韓自有死道而司馬君實咎丙魏之坐視
况楊惲之獄又在丙魏既甍後乎司馬公慣作
不情之論類如此假令漢文時丙魏輔政亦執
是道則以水濟水又足以亂漢綱紀故入臣操
術須酌時勢競絿調之勿可泥也然神爵五鳳
閒鳳凰頻集呼韓來庭吏習民安則丙魏之和
陰陽確有証據學者可概以迂濶目乎
州縣僻遠則巾梟十百成羣挾制有司有司畏

其衆也事事掣肘然正惟衆也結黨之罪莫逭矣通申學臣酌量旨從責黜亦世間一大快事此惟廉能有司方有此等作用亦惟學臣同心然後能遵　勅書奉　臥碑也

一切懲治兇頑本爲安靜地方也然無術以濟之民反不安其宄也斷蛇不死刺虎不斃自巳或遣反噬未可知也庖人二三而整酒十餘席不忙不悞識先後着也漢高帝大用此術以戡

奏項進賢冠下諦思而徐圖之先訪後疏先疏後擒各有次第訪須密須確疏須得力家丁親齎用錢報房使不發抄以防洩漏又須詳懇政府嚴得　俞旨然後擒獲至于擒獲方略須細察邦國情形若何勿得自用其智自用其愚致元兇逃匿前功盡棄也　輦轂重地又須先擒後疏不然疏朝上而兇夕逃矣遠臣齎奏于京關係重大者勿遣衙役盡奏章不敢釘封便于

私啟窺覘而家丁嗜酒貪愚者又反不如衙役慎之哉

昔人云救荒不患無奇策患無真心真心即奇策也為此語者指下下根器說由此思之天之凶歲數十年一遇官之上智數百人不一遇聖君賢相當聽其無真心坐視斯民之餓斃乎須有術以動其真心非顯擢顯黜則司牧者泄泄如故蓋凡輕民命者未有不重官階者也

梁惠王移民移粟其策亦善其心亦仁故薨後謚惠于易名之典原無所忝當時列國遏糴爲惠王修救計莫踰於此孟氏所云指平時修備也後之長人者官不久任席未煖而即陞即罷修備係前官後官分任其責非見在官所得專也惟有修救之策而已安可狃孟說而迂梁惠乎平糴治標之藥反有礙廣糴爲第一良法若妄報貧民賄脫富戶必致棍徒包攬府庫之錢

出而倉庾之粟不入祇民賊耳

萬曆丙辰二月山東諸城縣孝廉陳其猷疏進
所繪東人大饑指掌圖二十有一繫以短詠摹
寫逼真情詞慘切　至尊湫然軫念東土發金
粟十數萬遣御史道行賑卹

其一大旱大蝗百穀百草俱盡圖

其二剝樹皮浸樹葉食圖

其三切草爲米伴粟麥連糠皮圖

其四賣兒供稅難以追征圖

其五接牲畜糞食圖

其六冬冷無衣隱糞中圖

其七生食鷄犬圖

其八買賣人市圖

其九子女流鬻江南圖

其十官禁流移販賣民投河溺死圖

其十一賣兒辭墳遠徙他鄉圖

其十二拋棄母子圖
其十三粥賑難周官民共泣圖
其十四狗活喫人圖
其十五餓莩盈野圖
其十六白晝刮人肉食圖
其十七母食死兒妻食死夫圖
其十八割人不及待死圖
其十九饑民作亂圖

其二十恐包絕丁荒田相議全逃圖

其二十一逃民聞　綱賑復來圖

或問孝廉獻圖情形愷切故有此賑撫按憲臣郡邑牧臣何不以是動　上乎予曰郡邑非不欲也不敢也上有所壓則避嫌撫按非不能也不知也下有所壅則坐視孝廉無官守言責反可直陳而無諱假令此孝廉他日爲郡邑爲撫按則泄泄如故故曰官多法亂網密魚愁

是歲山東新城縣一民家有三子三媳父母兄弟密商欲殺第三媳共食之夫泣泄于妻妻廹急黑夜走十餘里逃歸母家具悉顛末母家即時殺而食之曰如此肥肉不自啗而使他人啗耶此本兵王霽宇長公子親語我者王乃新城人也孟子曰人將相食豈虛談哉

至壬戌白蓮教妖賊倡狂山東雲擾賊首徐鴻儒傷殺官兵未幾撲滅前後僵屍數十餘萬嗟

乎東土生靈何不幸之極耶

陳臻以發棠探孟子致有馮婦搏虎之喻王猶足用爲善亦虛譚矣當孟子在齊而饑且再見則山東之歲祲自古然矣

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劍 庚午官稿

滕儲追述其所嘗好者悔後語也夫馳馬試劍非美事也向令學問何至此哉世子有悔言而念轉矣想其謂然友曰子傅吾久亦知吾疇昔

之慾乎、大凡沉湎于内者、豈暇滔蕩于外、錯趾于初者、輙思改圖于終、吾今日無一善狀、其積漸之由、不在今日、而在他日、吾他日嘗起厭心焉、苦經史無入門、而弗好學也、（豫伏好字於此妙）又嘗懷耻心焉、爰師友為具員、而弗好問也、未必賦性之果愚、而惰與愎合、幾以放僻終、無柰執迷之既久而習憑嗜深、并與暴棄等、蓋嘗好馳馬矣、明知斷趾之狂態、養尊者所不由、而委轡而奔、壹似縶

通于相馬者向惟不好學因不得學中之趣而以爲人間樂事無踰聲控外矣由今想之何孟浪極耶而引咎晚矣又嘗好試劍矣明知匹夫之怒氣無敵者所不屑而疾視自豪豈似術講于擊劍者向惟不好問因不受問中之益而以爲世上驩情無出縱橫右矣由昔言之何浮游甚耶而追恨遲矣天下快心之事頗多即好飲好遊好奕已非康侯所安況蒙塵馬足弄巧劍

學問分承先業正法

端、斯最下之技也、曾見經史（又[illegible]學妙）內以此技誇能否人生適意之境不少、即好色好貨好勇、尚非中主所諱、顧輕肥是耽、凶器是逞、則最劣之品也、幾見師友中以此品擅譽否、（又應問妙）想予他日未嘗不（請此一語，廢然更不矣，爲賢傳）苦口諫、而吾舞智自用、反誚勤學好問之迂、即予今日未嘗不未路悔、而予熟察吾眞已非馳馬試劍之初矣、然予爲吾傳、吾不求予補過、而更誰望耶、在孟子必自有說、速爲我問之、

皇明廣陵名士選元呂尚絅評　乎黄生

言言典則其中脉理之妙草蛇灰綫隱躍無窮至於格語如箴如銘如鬨晨鍾足發深省

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北雍侯大司成錄科）

舉題燈下戲作次日出示諸友亦宦稿也

卽鬼神以誠顯而費微矣夫莫微于鬼神而難揜如是何其顯耶誠蓋費之本矣（拈費字詮理極精）且君子之道其實在者爲誠誠則必著其閉藏者爲揜揜則

彌彰、吾道所以超索隱者、正爲其不以微止耳、一語道破微之兆顯、非獨人情、即鬼神不外是以爲撰焉、語德而及鬼神、則已究萬物之根矣、然鬼神于何托根論鬼神而及德、則已握二氣之竅矣、然德于何司竅、其微而顯也、如此乎不可揜也、夫非設幻境以自爲摩盪也、有眞境焉、誠之含其朕也、非操妄機以漫爲活潑也、有眞機焉、誠之發其藏也、千古無人道出可謂踢破天荒誠非別立鬼神之外以與之對、其亭

毒于萬彙而洋洋溢者不貳之機緘原自如此何處可容其韜晦即欲韜晦而不可耳（眼可字此人所忽處）誠非參入鬼神之中以爲之主其禪代于兩間而在在呈者不巳之情形原自如此何處可用其收斂即欲收斂而不可耳寧必變態盡泯而後爲掩即顯于大全而纖悉滲漏猶有掩之倪也鬼神分天地之誠以效靈其高明亦如天地夫豈有掩象寧必行生偶晦而後爲掩即顯于終古而

呼吸斷續、猶有摠之候也、鬼神先聖人之誠以造命、其光被不啻聖人、夫豈有摠時、蓋微心則微與危交戰、而思誠則微與顯同源、乃知微即隱之旨也、凝聚之極、朕兆俱融、而況可思議測顯即費之義也、薰蒸之極、本體自透而豈容功力參費而隱一至此哉、

皇明侯官名士遴元董養泓評字叔理

此題從來顛撲不破一經沈先生手筆精深

靈悟若攫大慧之舌而啓中峯之髓奇文奇

理眞堪不朽

塔爲浮圖僧爲浮屠今操觚家將圖屠二字錯

用恐傳至後世爲有識者所笑特揭之

天啟丙寅間忠良受戮者多吾浙有二人嘉典

科臣魏大中紹興臺臣黃尊素葢逆璫藉口東

林黨以芟之也近聞有倡議者欲以二子𠩄祝

湖山間予曰必欲妥當而可久厥合全浙自靖

難土木等俱祀廼可耳方孝孺于忠肅孫忠烈沈青霞此外須表表者穠一他省人則更有病不可言殫若專祀二子則猶然情面耳門戶耳非所以安二子之靈且無以杜議者之口況此等舉動必疏請方有光彩蓋二子業蒙皇恩優䘏必春秋血食載人祀典方足慰之不然反褻之也其在本鄉臺省與大臣乎如

南京功臣廟主祭者勳臣非守土文臣也蓋文

臣無祖宗在廟則脉不聯貫古人舉動詳確如
是若武林忠烈廟不及于忠肅譬張家子孫挑
去自巳本生祖宗反祭李家爹媽亦悖德甚矣
解者曰于忠肅自有特祠不在此數予答曰二
典曾祀杭于公否三十餘年前李員外建王彭
二院祠今安在哉故必合祠庶于二公有光獨
祠恐二公亦不願也若更欲添入他省人即百
猶不足况此亦禮部職掌可侵之乎大凡舉事

要成章不成章則狗頭狗尾四賢祠增入多宦、遠方至今傳爲笑端、

金精山在贛寧間道書稱爲三十五福地志載漢初張華女麗英年十五修道此山長沙王吳芮起兵平吳楚過而欲聘之女紿曰山有石室中通洞天鑿之當相見也芮卽發兵鑿通女乘紫雲空中語曰吾乃金星之精降治此山言訖作詩廿六章而去夫女既爲神矣不當誑人然

但云相見未云許嫁則其辭亦活若果戲之即鑿亦未必得通也意者石室原通洞天山神幻作此狀假借人力以成之歟五丁金牛之說亦類此（金精載竇儀傳大可不知胡據）

武林茂才胡文忠別號存愚一生好恢諧語友人長平坑卒四十萬作何坑法當用白酒二十萬餅火給米餅衆不解其故胡曰諺不云乎飲酒不醉如同活埋又晉曰陸績懷橘歸貽母母

答之百、衆驚問故胡曰壞了一箇撫橋故、蓋吾鄉評橋者貴衡而賤撫也其詎類是不可殫述此生抑鬱失志故作不覊之態竟老死牖下惜哉其曾祖胡世寧官尚書謚端敏首發逆濠之奸遺戍濠百計陷之竟無恙假令文思得志其事業必有可觀然縱酒放言以自掩人無知者甚哉制舉之困人也

吾杭縉紳能詩文者嘉靖間有部郎許石屋名

詩家如湯惠休亦屬大家爲書法所掩

應亨學憲田汝成名叔禾筆下秀脫絕無杭氣此外予不及見者頗多未敢輕置喙後輩爲先達表章亦體當如是也（近日金道隱爲書家唐後勁）

嚴州以子陵得名其品異也烏程縣以二醆叟得名其業精也焦山古名浮玉因處士焦光隱此遂易今名都玄敬遊記可考其西巖猶刻浮玉二大字說者指爲金山誤也（金山亦有浮玉二字）

人當兒時無此予事自婚娶成人至壯至老日

出事生避無可避省事之法來而後應不爲先爲魁漸次減除返到嬰兒光景然後爲日損然後爲有道之士人但知貧賤多事者有求于世竟不知富貴多事者何嘗受世之求此其故微矣

錦衣二字可解玉食殊不可解夫藿食肉食皆貴實可嘆者玉安可嚼耶覩晉公子受饔返璧意古時天子諸侯每食必置玉其中故云玉食

皆須達夜反而不偶然

耳不然僊負羈妻屬爲不置鎰而置璧乎

楚粵間有湘妃竹相傳爲娥皇女英淚班所染然然否否萬厯中　王尊云惜其太大若細則可爲食箸既而細者叢生人因著之　天語巖重百神奉命如是亥人爲予言廣陵瓊花空存觀名而樹種已久絕于世蓋仙卉也後世人主從玄門根器在此徃者但片言授記而瓊花當復出無疑矣予何以知之于藕學士欲見海市

因祭海神得見知之此定非偶也

命之貴賤不同而貴賤人之惡性同故貴惡喜庇賤惡命之貧富不同而貧賤人之貪性同故貧貪每仇富貪命之靈蠢不同而靈蠢人之忌性同故蠢忌必謗靈忌

聞諸先輩有一妄人作詩刻集名肖白齋草其自序云肖白者非肖家君之白也家君一白丁爾何足肖哉肖太白也王元美先生一笑絕倒

遣人印百餘部以貽同志庚午立秋日林茂之袖一詩稿示黃海鶴及予乃湘潭周上舍也頗慳異起句少壯羞吾有父兄坐中有林國憐鄭李兩光祿目擊可証 李杭者伴星父在今其父者

饒州薦福寺古跡無復存矣惟二賢祠祀顏魯公范文正公尚無恙俗人附會爲顏回與魯班何異悞伍子胥爲五髭鬚杜拾遺爲杜十姨合廟配饗真可笑也

金陵風俗人心一團市氣聞勸善之言則曰汝又不是鄉約長聞刺墨之語則曰汝又不是銓部六朝清議太重今時濁議太輕輿皂之役不一二載而起家千金民何以支詞訟有一監生姓名問官如蟻見羶如蠅集糞夫大司成少司成官不賤矣能如外省學臣庇一秀才否畏吏如虎將來何以當國真世道之憂也祭酒侯朱庵先生諱恪每與予論及此未嘗不浩嘆也

巡城御史予座師王先復公曜巡城御史陈玄扶公鑑事六十而[illegible]咸為股栗

侯亦賢者不肯屈體貶規諂五城亘指者也

畱都之官主爵者視爲冷局吏禮二部清而不要輙以此鈌補外吏之賢者名尊崇之實安置之予所見多矣操守絜白無賄可通者慣授此職若初選則別自有說

律令乃　聖祖治世之凖繩也士民毫不究心扞綱遭刑猶孺子無知入井長人者忍乎哉愚意州邑自中央以暨四隅當用塾師五人講究

律令舉善良通文理者克之給以冠帶若申詳上司。則又開冨惡鑽刺之孔而批州仰縣。多所掣肘矣。

雖蔬食菜羹瓜祭必齋如也舊說瓜作必恐未妥先王追遠之敬不獨薦魚薦羔豚卽瓜菓芹藻之屬亦薦況瓜作必之說于經傳別無所考此與五十作卒之類同皆當闕疑者也

今人倩寄家書每每轉托一顯者迫其代作魚

鷹而此人面目姓名不知爲楡汾何物又不屑投刺來謁揣巳揣人兩失之矣乃知古人云沉者沉浮者浮我不作寄書郵非任誕也稱物衡施原在人情之内但不明言其故遂相傳以爲癖耳然近世之爲殷洪喬者亦不少也

燕京風俗惡少年闌人平康之館旅進旅退罕拔一毛迫出避逅則一茶別去卓去病嘗言此茶必不可飲有不可知之垢存蓋恨與厭合也

諺謂之撞寡門、評交道于今日、撞寡門者何多也、初無介紹先容、既不用贄相見。又不設飲相款。併古人交際之禮、一切盡廢沿門漫投一刺、令主人陪費輿金。更荒日力、累僕從奔馳答拜。及門不獲望見顏色。併不可知之茶。無一甌入口。而喋喋終身今日王百谷。明日陳眉公。今日馮開之。明日周玉繩。世道鬼蜮。可爲浩嘆。前輩徐文長山人詩文秀異然草茅不甃其名

石公吹嘘
陶石簣倡
之也

幾泯滅于世賴袁石公吹嘘赫然有聲于身後迴其歿期則已三四十年矣初何寂寂末何隆隆也進賢冠負盛名者纔加品題衆共耳食猶然貴貴之習心也

歷稽古昔凡一統偏安之世人主無謚忠謚清者人臣無謚孝謚神者其餘文武昭穆莊懿惠肅之類主臣通用何太無別耶予謂主職要臣職詳主職規臣職隨術不同而謚同非體也況

詞臣有不能筆扎者、概示曰文、勳臣有不能騎射者、概示曰武、名不配實、亦濫矣哉、

蘇秦被刺後、遺計獲賊、竟殺之、亦快矣哉、然予有疑焉、秦倡合從之謀、六國幸無恙、則刺秦者非嬴氏、即連衡之士欲破從約者也、此兩種刺客、其事已成、其願已遂、其利已奢、肯貪此區區微賞、輕于自吐哉、必無賴惡少年、冒功邀賞、自喪厥元者也、惜當時徑孟浪殺之、不細意訊鞫

耳、

皇明大政紀吾學篇憲章錄多耳食多苛論多佻筆不足示信後之修史者勿據爲成案可也

班固漢書、原係私擬、爲忌者所發覺幸帝稱善命其卒業、不然、亦殆矣哉、

戰國時秦最強故蘇季子首說秦及秦棄不用而始之六國焉非本願也、六國尚弱不可恃况周乎、其說周顯王亦非本願不過工于揣摩料

季子同人左
史較之猶未
深丘之見也

其必不能用俟他日富貴後令周君臣悔于厥心而預伏案耳史氏謂周室左右習知季子生平輕之非也即重之季子亦必不爲用也然則何以最初說周豈果循天澤之分耶秦夷而六國華舍華就夷何難舍天就澤此術士之無忌憚也即商鞅先以帝王道說孝公意也

荀文若始末與後唐張承業相似蘓子瞻比于聖人之徒則過矣又云才似張子房而道似伯

夷夫伯夷非其君不事彧何故事操哉子房遇沛公一見决與主彧事操有年矣必俟將篡而始覺始悔何其愚也如彧者蓋可憐而亦可慽者也然操之機權籠絡爾孔輩尚墮入彀中何有于彧彧又不當深責矣

宋政姑息丁謂如此奸邪止于貶竄雷州宋政顛倒岳飛如此功績至于詔獄棄市安得不亡大率姑息之後必至顛倒即微遼金而秦檜買

似道輩亦必篡弑也亂賊遇庸主又不安于庸而躍冶爲方軔刃置鴆爲自救計以故弘恭石顯何必剪除漢元存之反足以爲用唐中宗始容韋后旣露意剪除竟自速其亡也

驟聞不入耳言姑虛心聽之靜時細意參詳可否切莫以舌相角縱横求勝恐倉卒失言坐中有識之士窺其底裏異日相遇其事未便

大學一書所歸結處全在格物二字因其闕文

竟無着落相傳有古本不分節分章者有宋本分節分章係程朱兩先生所補訂者即今傳士家所讀是也又有石經之本其本凡三而于格字俱未確有註來者從來格來享解然却有病鬼神無形故曰格思物有實際何得借鬼神字而加之有註至者愚意至乃歸宿究竟之義歷遡上文致誠正修齊治平皆有功力何獨格無功力而徑云至乎有註正者取孟氏格非之說

然本章自有正心之正在，安得捨格字不講，反侵用正字，以強釋格字乎，愚意物有本末，原取義木之幹與枝，又云壹是皆以修身爲本，又云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格之偏旁從木，則格之字義，可默會也，凡有區別處曰貲格，隔閡處曰扞格，必欲強解知合而物分，知虛而物實，物之本末區別井井，而條理貫通，又絕無隔閡，非格乎，存此議以備後人參酌

萬曆庚申歲 神宗升遐忽出遺 詔冊鄭貴妃爲皇后天下皆知非 先帝意也籍儀郎胥之彥疏止之夫妃也而后則不但后已也而太后矣魯連所謂帝秦後有許多未便者此也此舉較李沆引燭焚詔其功最鉅其識力最微胥蓋有大臣之風焉不然安得今日予久欲表之以旌其美而未敢也昨閱邸報則事已定于蓋棺胥君美天成之矣胥係蘇州嘉定人萬曆戊

戊科進士制舉秕亦膾炙一時

從古聖賢豪傑惟知幾早去爲第一上策微子不去必見殺于紂仲尼不去必見殺于季桓子范蠡不去必見殺于勾踐魯仲連不去必見殺于列國張良不去必見殺于漢高疏廣疏受不去必見殺于恭顯李泌不去必見殺于肅代韓世忠不去必見殺于秦檜其他不去而罹禍者未必皆貪戀名位祇緣腸太熱眼太鈍才智又

太恃耳

本朝輔臣入閣辦事 祖制原自出 宸斷不由吏部推。臺省薦也。至 神廟末年始廢。聞諸先輩大老謂之取。手執 御筆。親書某官某日入内閣辦事。近侍捧 旨出。輔臣手執。隨近侍入于宫門首面 聖行禮謝 恩。訖。繳還原者。以故閣體尊而送帖與言官。有科知道友之說。有不看上馬之禮。今也政府進退其權反操

于言官則舉主矣知友二字自不敢用即侍生
帖亦大傲㢟門生帖兩相安耳近日見　今上
復　祖制特簡温體仁吳宗達二臣入閣時流
疑悶予以是醒之
先輩嘗對予言推知不可不做曉暢民情練達
國政生平根基全得力于此故節鉞重寄不從
有司起家者不輕授也此言極有味唐宋多名
臣祇緣牧民官即躋秩宰輔別無他秘奧也

萬曆巳未年北虜中消隱隱將橫予見微仕隱改名曰遯所著書則仍舊名如故未幾遂左全失魏璫播殃有識者服其先見吾鄉有不居官不立言者因是各有兩名殊覺無味仲尼有云甚矣亟三子之好學也

近有廉官為地方除害設重枷以困神棍值暑月經五旬竟依然無恙因錄予舊為有司時諱犯口號以醒之曰久膺三木貌更豐隆囊頭之

孔竟窄不同。多應此。額脫出孔中。躬親綈視彼計斯窮。

賞罰因民之耻心以爲衡量耻心重者艮馬望鞭影而馳耻心輕者井刑憲如飲食是以長民者欲厚風俗莫如養耻古人云刑不上大夫亦此意也

宋陸是非辨者多矣予謂紫陽但從事下學而遺上達人遂以腐儒目之象山但從事尊德性

而遺道問學人遂以與端揣之皆偏致也朱有見于人。無見于天。陸有見于内。無見于外。皆與精一之旨睽以故二家之徒交相非亦各相矯竟不自覺其所以失而支離寂滅不獲受師益反受師損也噫

人家孩童至十歲外内切不可隨四五十歲老媪及乳母同榻業師主養浩自供九齡時即被乳母破壞以故壯齡孱甚為人父者不可不知

嫡妾相妬每伺其産時賄囑收生婆害其性命甚且終于絶嗣此予家姚收生婆自負有陰德予訊之而得其隱者爲人父爲人夫者不可不知比丘做法事五鼓時飽喫酒肉然後出赴應不然誦經念呪即無氣力此予臧獲方祐原作承與寺行童對予洩其陰事果爾有纖毫益乎爲人子者不可不知十七八歲小沙彌私自纏足扮作比丘尼至人家同女伴臥宿發覺時婦

女或至自縊爲人父爲人夫者不可不知

人心不古市氣漸增三十年前心所鄙夷之人由今追憶皆不可復得矣但不知三十年後更有追憶近時人物者乎竟不知其何所底也此沙汰之兆也兵火荒疫始基之矣

郡邑小試發儒童案有大弊存焉舊例儒童姓名以千百計非一胥手筆所能卒辦勢必多用幾役各錄一紙約數十名錄畢粘連鈐印內有

奸胥將陳王道寫作陳王謨將張之儁寫作張之後乘官忙迫不暇叅對卽叅對敗露曰我錯悞也如竟不對出則得賄而責其思名或預有親識預受彼賄徑自項補添入卽向有鄉紳居間者業已用情彼不得如願復來求懇反厭賤之以爲馮婦也亦或有與臧獲比周者因此宦聲不美士論不服與地方有隙況我輩從此起家可昏昏泄泄自昧本心乎予意大邑大郡卽

命一刻工印小本百餘册詳其姓名籍貫示衆亦可也

土木之像說者以爲夷教二氏之教非儒教也其說良是但易像用主瞻拜者生忽畧心無敬畏心不若像之能肅人也此情即士流不免況愚氓乎孔子殁門人追思不已遂欲以有若當之取其似也夫似莫似于像矣假令當時有塑仲尼像者二三子必對像泣而不彼此相向泣

矣夫豈無主哉主不肖貌不足以寄其思也明民者繹此義即因俗可也

班劉兩漢書五行志專紀異不紀祥亦偏枯之見也不足以垂戒來茲反令人主狂而不信後之修史者勿墮此窠臼也可

古人祿厚故繩墨之制嚴今人祿薄欲避墨趣廉則不得不為詭激之行又加以評品曰好名也曰癖也曰不近人情也又議捐俸又議裁羨

世間縉紳非木牛流馬可不衣不食又非王喬
許旌陽輩可丹砂求活其勢不得不貪何者養
廉之資汰而斂貪之勢迫也
夫子論奢儉以不遜固極之非但流弊致然即
見在巳成乖張之象若人主蹈此其禍更大喪
身亡國特不遜固巳哉管晏二大夫皆賢者偏
上偏下孔並譏之今人以儉爲美德一概從吝
竟不知吝祟所以取禍者奢于巳不奢于人儉

于人不儉于巳故鬼神忌滿而撲之若漢卜式則豈有是禍哉說者謂漢之武帝猶賢于唐德宗眞格論也

漢武賢于唐德是關係甚大語

或問爲國者何以不當儉子曰夫子以恭寬信敏惠五者爲政要若儉則寬信惠三者俱廢矣其何能國或問儉有碍于寬惠易知也于信奚涉子曰人主所以厲世者無踰賞罰賞從期即

從此而來

爲不信況併其賞而廢之人誰用命儉則當賞

者不賞當厚賞者薄賞始也虛懸賞格終則屯膏而自食其言使鶴之謠興而衛壚矣故僨尤信之賊也

弘演以納肝存衛申包胥以泣血復楚忠義之動人如是世論以名節二字爲迂而不切之物特揭之使人主勿輕忽忠義焉

對契友隱年。不以實告者。乃天下絕險之人。默

遡縉紳中得四五人焉竟有兇死者有遜敗者

尚有兩物現在仕途恐予猶及見其末路也
長水同籍二人行藏頗異有入杭城只拜徽州
富戶不拜同年者即同年吊喪亦不出見不登
謝者有爲官只赴科道酌只請科道並不與部
官酬酢即同年招飲誓不赴者一姓子已蚤死
一姓米尚在仕途然長水極有高品如丁改亭
尚書譚凡同臬長留心職業與我輩俱上一流
人也豈可見刖而概天下之無足乎抑或者戾

氣獨鍾生此此匪爇歟沈公萃禎在閩中相遇亦
稔知予賢其人亦君子也
人主觀臣之法只看他家計貧富以覘其廉汙
只看他宦途遲速以覘其巧拙人臣事主之法
不當明矯明趨而當默調使其自轉矯則禍及
其身趨則損傷國脉丙吉魏相之事漢宣是極
好榜樣此可與大臣言未可向鄙夫道也
杜少陵詩文章有神交有道今文章無神矣代

作賀章，如嫖灼之諂豪門，不驩而笑矣，代作哀章，如娼妓之別情郎，不戚而泣矣，交無道矣，不用介紹望門投剌，不贄不面，亦不款，若惡少年撞寡門矣，予則反是，凡賜顧無禮者，竟置不答，時流反以爲冷且傲也，予文章未必有神，而交則有道，少陵之靈未泯，必以予爲知言

蓄子瞻曰，養猫所以捕鼠，然不可無鼠而養不捕之猫，夫無鼠猶可也，有鼠而養不捕之猫，則

猫鼠合併以作祟。民何能堪。更可異者家鼠未滿百而畜不捕之猫千鷄犬驚擾庖厨繹騷受累何時已耶居秣陵者觸此當一解頤

徐有貞謀爲祭酒托門生楊宜懇于忠肅公以楊與于内姻也于亦勉從　景泰不允啓諭于公有貞雖具才華其心奸險恐後生秀才被他教壞了心術有貞不知此意恨于切骨必殺之而快此載資治通紀由此觀之忠肅藻鑑不逮

景泰遠矣蔽園襍記載兵部侍郎王偉陰伺忠肅過悞密奏之　上密以奏示于手出即以示偉何其淺也蓋偉原爲職方郎中賴忠肅薦得驟躋是秩傾危一至此哉假令忠肅知人不畀偉以高位或出有貞爲外吏豈有殺身之禍哉大率忠義授首於讒賊皆從奸諛起豈獨子胥悅宰嚭坐是病云

司馬德操訪龐德公值德公渡沔徑入其室呼

妻子使速作黍設供餓而德公還直入相就不分客主觀此情態則晉人任誕之風自漢末巳倪矣。世運否塞豪傑氣短才盡以歌代泣自托于狂原非得巳若無過人品識又當盛際亦效顰典午諸賢特無賴惡少年巳耳又安知德操德公非隂有所避故作此駭俗舉動以求免于濁世者乎德公妻識得此意豈尋常女流也

李膺每見狎龢聽其言論輒捧手歎息予性喜

談然知交領畧者絕少惟六年黃友湘洲李師
細意靜聽每見嘆息葢兩公才情見解不亞能
門又嘗舉彼所知識者欲予見之予曰不見猶
令人景慕見則疑駭寔甚併游揚我者亦目爲
孟浪矣譬閩粤荔枝惟太眞知嗜若其他宮人
卽不啖亦得
大丈夫當抑鬱時無以寄其哀卽痛哭失聲原
是快事無以達其怒卽鞭笞罪人亦是快事故

哀怒中節處併喜樂包藏于中矣喜樂不中節

譬酒食地獄翻成苦趣哀怒未足以盡之也

衛濟川鶴能識字令其檢書輒取一一不錯此

即猴之能舞鸜鵒鸚鵒之能言由于習也未足

爲異

徐孺子爲知己所辟雖不就職及其殁也千里

赴吊炙鷄漬酒酬畢即去不見喪主豈立異也

哉或其子弗類爲彼藏拙不欲露其慢耶抑或

慢端已露故速掉臂去耶予蓋曾有所試矣